

从村长到副省长，逐层讲透官场现状
揭秘快速升迁的官场秘诀

权惑

宫桦◎著

一本真实的官场现行记
透视权色诱惑中的沉沦与挣扎

凤凰出版社

权惑

宫桦◎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权惑 / 宫桦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506 - 0666 - 1

I. ①权… II. ①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962 号

书 名 权 惑

著 者 宫 桦

责任编辑 曹英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 //www. bookfh. cn](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北关闸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6 - 0666 - 1

定 价 28. 00 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58572106)

目 录

引 子	(1)
乡愁暮绪	(3)
童年诗话	(5)
人生初痛	(14)
乡村记忆	(27)
心灵血泪	(35)
他乡寻梦	(38)
婚恋枷锁	(43)
官场修道	(46)
初涉仕途	(49)
苦涩恋歌	(51)
伯乐点骥	(55)
适者生存	(59)
婚恋如水	(63)
苦难无声	(68)
假象背后	(71)
色令智昏	(75)

遗梦回眸	(78)
仕途规则	(83)
官道迷途	(87)
重归噩梦	(91)
春风几度	(93)
灵魂快感	(102)
阴翳蝶飞	(104)
权法交锋	(108)
初生牛犊	(110)
天赋情缘	(115)
权锋所向	(117)
青春梦想	(121)
祸为权惑	(125)
雕刻大师	(130)
天涯迷醉	(134)
美好憧憬	(137)
重寻旧梦	(140)
真相背后	(148)
祸事双行	(150)
叩问正气	(155)
为民谋利	(160)
上帝造孽	(163)
相知如梦	(167)
为民请命	(170)
前世今生	(174)
灵魂诉说	(178)
良知遭劫	(182)
四面赞歌	(185)

平淡真情	(190)
仕途青云	(193)
巨澜反水	(197)
春风得意	(202)
主流汹涌	(205)
罪恶膨胀	(208)
热锅炼狱	(211)
全面出击	(213)
人性撕咬	(215)
愧悔当初	(219)
再落大梦	(224)

引 子

窗外夜色如墨。

张忠的心境冰冷到了极点，他隐约听到远方的钟声在向他召唤，一只脚已迈到了深渊的边缘，那是人类神明万劫不复的归宿。愧疚、恐惧、绝望携着凄冷将他裹得铁紧，荷枪实弹的武警晃动的身影使他感觉到了自由的珍贵，也让他体味到了人活着的绝妙，哪怕就像一介农夫、一名战士、一个极普通的自谋职业者都堪称幸福和美好。只可惜这对他说来已是空中流云、水中明月一般随风远去，再简单的东西，只要失去，追回都将成奢望。

命令已经下达，天明时分他将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他的心颤抖了一下，那是因懊悔而引发的惊悸。前天上午，高省院的领导和法官同志一行向他宣布时，他的内心却平静如水、当问及他有什么要求时，他的鼻孔和眼眶泛起胀痛的感觉。他知道，他此刻纵有万千要求和想说的话，又向谁提出？向谁倾诉？又有何意义？特别是看到法官身后站着的那位男子，顿时觉得语塞。当然如果时间可以拉回，他依旧是他童年的伙伴，或正一起玩耍嬉戏，一同享受童年的时光，而今天却咫尺之遥，形同天距。两年多来，是他率领他的助手们，和他进行了一场无形的较量，纵然自己死守硬拼，左冲右突，最终还是败在了他的手下。如今他不得不承认，无论怎样，灰色的力量还是抵挡不住正义的冲锋，嘴上再说不服，内心却已经垮塌败阵。

“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想见见我的亲人，如果这不可能，那就请你们代我通知他们，让他们到我父母的坟上烧把纸、上炷香，我给他们抹

黑了。”随后他便失声痛哭，像个孩子。

父母是他内心的痛处，他们过世很早，但他们对他的启蒙教育珍稀而宝贵：本分做人，好好活着，别给爹娘抹黑，为父老乡亲做点实事。对人来说，那是生命之旅的最初一段行程，由此进发，就会通向生命绚丽的终点。然而，善父慈母的话他当成了耳边的风，如今走到了这样一个结局。别说对不起这，对不起那，最简单的又怎能对得起自己的生身父母？就让他们代自己烧炷香吧，就算对二老的忏悔，同时也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对他这个不孝之子能够原谅。

远方晨曦微露，他却没有丝毫困意，思绪潮水般朝自己飞涌而来……

乡愁暮绪

中原华云机场，蓝天大幕下，一架银鹰飞落草坪，扬起一阵大风和烟尘，令悬梯上的杨柳有些站立不稳，她不得不扶着身边的护栏。已近不惑年纪，虽有点发福，但一副墨镜和一袭旗袍，把她装点得依旧端庄而风姿绰约，只是她的内心像打碎的五味瓶，滋味难以名状，在国外孤身生活多年，她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已显得漠不关心。细细想来无论走得多远，离得多久，人终究要回系根脉，思念故土，即使像牛一样，反刍也是人味觉和精神世界的一种美妙享受，更何况这块土地上曾经有她的爱恋、她的痛楚、她的牵挂、她的记忆……这些足以拧成内心那根坚实而充满韧劲的红丝线，把一切牢牢系在这块生养她的土地上。

前天晚上，同学刘济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张忠的执行可能就在近日，望她在忙碌之余抽空回国一趟，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她听到了刘济哽咽的声音，抑制着自己的情绪，答应在今天回国，由他的司机到机场接她。

小车行驶在拥挤的街道上，城市变化很大，繁华而宁静，中国大地的每一座城市都释放着迎接奥运盛会的气息。流年似水，万物在变，而人间不变的永远是人的天性和思想。即使时间再长，你一融入曾经的氛围，从前的一切立马就会再现。杨柳的心此刻空落而绝望，刘济和张忠都是她童年时代的伙伴，学生时期的好友和同学。那年月他们天真而质朴，年少而轻狂，纯洁无瑕而后恩怨不断，这是对他们那一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却早已南北西东，劳燕分飞。生活本身竟似一幕戏剧，只是他们都未曾演好自己的角色。泪水顺颊而下，杨柳感到

了湿热。 小车一拐弯转向通往看守所的路上，远远看到刘济正在看守所大门前等待她的到来，因为今天日子特殊，大门前也聚集了许多人，显而易见，今天亲人可以会见。 两人心情沉重地简单打了招呼，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直奔重号监管室。 那里一行法官在履行着执行前的各种程序。 “请闪开，刘书记来了！”张忠突然从闪开的人群中看到刘济和穿着入时的杨柳。 相会一刹那，三人面面相觑，神色各异。 突然张忠眼里涌满悲哀和泪水，继而摇头顿首，哭泣声再次响起，这也同时撩起了刘济和杨柳敏感的思绪，曾经的记忆像飞扬的柳絮飘舞在他们的眼前。

童年诗话

观圩村是一般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小村，有史以来都是如此。村庄的由来无人考究，听老人讲很可能是兵荒马乱的年月，逃荒的人乞讨疲惫后，坐下来歇歇脚，生炉开灶，打点斋饭而落脚发展起来的。有火的地方就有人群，三三两两，三五成群，十人八户落了脚，随脚的猫狗，引来鸡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村庄。

生死洗礼，岁月变迁，即便是现在，村子的规模也还不算大，只有一千多人的住户，除刘杨两姓人口相对集中外只是姓氏纷杂的散户，尚未形成同门同宗的家族气候。在这国家昌盛年月，村民的日子依然过得紧巴，这让村东的一所学校的孩子大多显得面黄肌瘦，渴望着营养上的补充。

中午时分，学校下课铃声一响，孩子水泄般地从各教室疯跑出来。突然在校操场上，许多学生把两名学生围在中间，两名学生似乎在争吵：“你小子真不害臊，趁我上厕所的时候，把我书包里的玉米饼偷吃了。”说完自得地瞅着围观的同学。被质问的同学脸“刷”地红了，嘴里嗫嚅着：“你糟践人，谁稀罕你的臭玉米饼，我家早就吃高粱窝头了，你给我吃兴许我还不吃哩。”“你别装好人了，我看到你在教室北墙根背着脸嚼东西还不承认，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偷吃嘴的东西……”说着这个同学便上去抓那个同学的衣服，你推我搡，两人厮打起来。

“别打了，别打了……”叫嚷之中，围观的同学中走出一个穿着土气扎着羊角辫的俏女孩，边叫边制止：“张忠、刘济，你看你们俩可像话？还是同学、邻居呢，竟为了一个玉米饼屁大的事打架，连我都为你们感

到丢脸，还不赶快滚！”两个打架的同学一看是同学杨柳，顿时住手开溜。

张忠回到家，脸上火辣辣地疼，那是和刘济打架时留下的，也是他心里耻辱的印记。他转念想，即使再饿他也不该偷刘济的饼吃，关系这么要好的同学，无论如何该和他打个招呼。可是虚荣作祟，他竟未讲出口，以后让他怎么再去见杨柳，见刘济，见班上的那些同学，怎么再和他们相处……要不是善良的杨柳赶到，不知会怎么收场？哎！

“忠儿，你和人打架了，脸上怎么有伤？”躺在土炕上的母亲趁张忠发呆的空儿发现他有点不对，便问起他脸上的伤。张忠醒悟过来，觉得情绪不该在母亲面前流露出来，忙说：“娘，没啥，我和同学追赶玩耍时被操场边的树枝刮了一下，过两天就会好的，您别担心。”说着张忠心里的冤屈把眼里的泪水直往外赶，但他打住了，因为母亲病得厉害，不能再承受折腾。本来她前几年虽然有病，但还是可以下床走动做点事的。可是自从父亲死后，她就再也不能站起来了。自己还小，父亲一死，母亲卧床，只有任凭锅灶清冷，娘俩活口都显得艰难，妈太苦了，自己不能再让她伤心。“儿，咱穷，不能让人看不起，人走路要走正道，你还小，大了你会懂的，不管啥时候，人活着都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娘，您又来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您不要再操我的心，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以后也不会让您失望的。”张忠的眼泪再次往外冲，但他扭转头朝向门外。“那好，我的乖儿子，我死了也就放心了，别磨蹭了，锅里有你李大娘给的高粱粥，她说我身体虚给我补的，我实在吃不下，你热热喝掉吧。”“娘，我不饿，我去热给您喝吧，我想让您身子好起来。”张忠转脸走向小厨房，前腿刚迈进，眼泪就像洪水一般奔涌肆虐。高粱粥和高粱饼属于细粮和软食，一般家庭吃不上，李大娘家境好些，所以还能有时享用。他和刘济讲自家早就吃高粱粥，实际上是吹牛。娘的命太苦了，一辈子受太多的罪，即使家境到这个份上，再难也教自己本本分分地做人。她不懂太多深奥的道理，但却认准一个字眼做好人……“怎么？婶子还不能下床，自

己做饭了？”张忠想心事的时候，杨柳来了，还用瓷碗端来了几个玉米饼。

“你家不宽裕，不要给我送东西吃了。”“哎，俺们家女孩多，吃东西省，你要多吃点。”眼前的杨柳让他的心里再次像堵上了东西。他打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和自己相投的女孩儿，她不仅漂亮柔弱，而且天真、直率，善解人意，在他童年的生活里，除了是一位真诚的伙伴，更是驱散他忧伤的天使。当然有刘济在的时候，三人更加快乐。相对他自己，刘济更有资本和她交往，因为他俩都有着相对殷实的家庭，而自己却一无所有。在这困难年月，他们的内心都把杨柳当成了打发无聊时光的精神牵盼，同时也无形地成了她在风雨时刻的守护神。记得有一次，他们在东湾里拔猪草时，因天热一起划河畔的一只船去河中间纳凉，谁知那时暴雨刚过，河湾上游的水上涨下涌，风大水急把小船打翻了，篙脱船沉，灾难突然降临。杨柳因惊吓在河面“哇哇”直叫，双手拍打着水面，扬起杂乱的水花，张忠和刘济面对危险，都奋力朝杨柳游去。只可惜刘济水性一般，这不是风平浪静的水区，自己的命都很难保全，救护杨柳更是难上加难。情急下的张忠靠着好水性奋力游到村上一片竹竿扎成的圈鱼用的围栏旁，拼命扯断一段簿荏，拖到杨柳和刘济身边，让他们抓住，自己游上岸回村将大人叫来，他们俩才算彻底脱险。在东湾、在西坝、在南地、在村巷、在学校等无边的孩提生活里，三人就是彼此形影不离的影子。少年的懵懂和喜悦让一切无忧无虑地流逝着，可没想到今天自己却因饥肠小事失了态，眼泪布满张忠的眼角。杨柳发现他在流泪，忙宽慰地说：“今天的事没有什么，那是刘济的不对，别说没那回事，即使有，都是朋友，他也不该当面出人家洋相。”说完蹲下去用双手摸着张忠正在灶前抓柴火的手，继而两双手攥在了一起。“死丫头，不知羞，成天死在别人家干什么？”两人抬头看时，杨柳爹满眼阴沉地闯了进来，拉着杨柳要走，杨柳回头看看灶前的张忠眼泪在眼里打转，一步一绊地被她爹拉出了张忠家。因为杨柳爹是生产队长，那就是这个队里的“皇帝”，就那脸上的颜色足以让

张忠三天不敢说话，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爷俩的身影远去。

在观圩村里刘杨两姓还算大户，其他姓氏包括张忠的家门都属零星散户，在门族势力上形成抗衡之势的唯有刘杨两族。当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路子。两姓背后都有来头，刘家有刘济的叔在省上做事，官还不小，有时来县里，接待的人前呼后拥。杨家的亲戚，也就是杨柳的舅舅在县里工作，是个县长什么的。在农村来讲，那就是无法撼动的靠山了。乡里人过日子，无声无息的，可遇上大事，特别村里干部调整时，那可是较劲显摆的时候，常言道这叫“无声的较量”。

大的冲突不多，摩擦是常有的，村里的职务除了两姓之外，其他姓氏无人担任过。现任生产队长是杨祖光，前面任职的却是刘济的父亲刘云海，因为搞女人被捉了奸，于是在一片风言风语中罢了职，杨柳爹才捞上了这个美差。但杨祖光人不大气，上台后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家长式作风管事，尤其对一些小门小户的人家动则横挑鼻子竖挑眼，老子当队长老子说了算，他刘云海都不能把老子怎么样，你能翻起个啥浪？每每这样，受辱的村民只好默默地走开，不敢和他发生正面冲突。时间一长他还有意把这些习性和矛盾带入对孩子的管教上，

“他刘家有本事我不攀他，兴许我还瞧不起他呢，但话又说回来，癞蛤蟆也不要想吃天鹅肉，小门小户我也看不上眼，姓张的那小子这么穷，能有啥出息？值得你这死丫头不知好歹地跟着转！”说完两眼瞪着正抹眼泪心里委屈的杨柳。

“穷怎么啦？我跟他是同学，在一起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就跟他在一起。”杨柳嘴撅着和爹斗气。“你再敢，我把你腿砸断。”杨祖光语气和动作明显发疯。拗不过爹的气头，抹着哭红的眼睛跑向屋后的一排草垛。这草垛是一年年庄稼收获后剩下的麦秸、豆秸草秧、玉米、高粱秆积攒而成的，因时日已久，雨淋风蚀，像堡垒似的结实，平时随便从上面掏些下来供做饭或烤火使用，显露出一个个不规则的柴火洞。这里是杨柳和一些孩子捉迷藏游戏的地方，也是他们

说笑传递学校各类信息的好去处。因为杨柳家住在村口，放学的路经过后山墙，每每放学经过此处，他们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作文和其他安排，再做一次次善意的提醒和巩固，然后杨柳绕墙回家，张忠、刘济他们再逐个回家。今天杨柳哭得伤心极了，她想到张忠哥家里揭不开锅了，妈妈还生病，他一定正在伤心发愁，往常她总偷送点吃的给他，就在这柴火洞前，她不止一次看到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已送去的玉米饼。可今天爹看见竟强行阻拦，以后张忠哥的日子更难熬了，想着想着她竟大声哭起来。

观圩学校位于观圩村的东北方，一排清幽幽的砖房，与周围其他村庄也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一块田野上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俨然是一座时而喧闹时而清静的庙宇。

教室里正在讲授着一堂行善积德、尽职尽责方面的课程。黑板前戴着老花镜的先生拖着长长的音调诵读：“‘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古人留下的感言，做人就要以善良为本，积蓄优良的美德。大家应当知道，中国文明的起源起始于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子，他提倡要以公正报不公正，以善报善；道家的始祖老子也说‘对善我报以善，对不善，我亦报以善，使之弃恶从善，对忠诚，我报以忠诚，对不忠诚，我亦报之忠诚，使之归于忠诚。即使是恶人，抛弃他，又怎能为善呢？’以仁慈回报伤害吧！古代还提倡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等这都是人需要的德性和品格，善良的心地和优秀的品格就要求做人要乐于助人，知书达理，正直友善。”他抹了抹嘴接着说：“关于正直，孔子就和别人有过一番对话，楚国的公爵对孔子说：我国有一个正直的人，他作证，证明自己的父亲偷了一只羊。——孔子答道，在我国，正直迥异于此。父亲隐瞒儿子的罪过，儿子隐瞒父亲的罪过，此行为方为真正直。孔子的观点对不对呢？嗯——同学们我来提个问题。”说完他摘下花镜，茫然诡谲地看着大家，似乎很难在同学中找到他要的答案。“刘济，你谈谈吧。”他看见坐在教室西北角正在发呆的刘济。刘济的确是在开小差，他在想那天张忠偷他玉米饼的事。本来他和张忠关系很

好，平时也是患难与共，相处如自己的弟兄，只是张忠拿他的东西不该不跟他讲一声，本是小事，气愤不过，就当众讲了出来，毁了朋友，也显得自己不大度，后来自己想起来都觉得难为情。“嗯，”刘济听见有人叫他忙回过神来回答，“他老子是个十足的大混蛋，压根儿就不该偷他儿子的羊。”他的语无伦次驴头不对马嘴的回答，引发了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刘济一听同学大笑，知道回答错了，慌忙改口说：“儿子也不该去作证。”同学又是一阵大笑，连老师也笑弯了腰。“你先坐下吧，听听张忠的回答。”老师点了他的同桌。刘济手摸着后脑勺红着脸坐了下来。张忠站起后回答：“我以为孔子的回答千真万确，他作为道德的导师，应当教导人们尽职尽责，培养美德，但他从不苛求任何违背自然情意的事，父子相连，血脉一体，从人性和亲情上说，父亲和儿子都会隐瞒对方的罪过，使其不受处罚和追究，实则是一种伤害，谁愿自己的至亲遭受伤害，于法不容，于理正常。”“不错，张忠回答得很好，看事情要从不同的侧面，才能看出实质。好，你坐下吧。”张忠的回答使老师满意，也赢得同学们赞许的目光，就连张忠前面的杨柳都露出自豪的笑容。老师接着说：“做人就应该是这样，人只有仁、智、勇的大度和胸怀，才能远离忧惑惧，才能拥有内心的安静、坦荡。大家要知道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那是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跟现在相比，现在社会无疑要进步得多，百姓生活改善了很多，眼下生活再难也不可能超过当时，所以你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别忘了独善修德。”鉴于现在的生活，听到老师的一番话后，个个显得都很惆怅。杨柳等几位女同学还抹着眼泪，其中一位还哭出了声。她们心里清楚，现实是残酷的，缺衣短粮，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活下去。就在教室出现异常气氛的时刻，突然校长带人来班上找张忠，张忠家里出事了。

张忠跑回家，屋里屋外聚了很多，张忠心里已有了预感。当他不安心地挤到母亲床前时，看到母亲眼睛微闭，胸部起伏得厉害。“你儿子回来了，睁开眼看看吧。”有人呼唤张忠娘。“娘，娘，我是忠

儿，您怎么了？早起不还好好的吗？您睁睁眼，我正在您面前，娘……”张忠泪如雨下，继而趴到他娘的身上，抓着她的手号啕狂叫。

“别哭了，你娘睁眼了，快看。”有人提醒张忠。张忠起身抬头看娘，奇迹出现了，娘真的慢慢睁开了眼睛，怜惜不安地歪头看看儿子，想用力把手抬起来。张忠懂了娘的意思，忙把娘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他娘的眼角有泪珠滚下。她轻轻摩挲着儿子的脸，眼光却在床边的人群中搜寻着，忽然当她看到邻居奎叔时，眼睛亮了起来。奎叔没有子女，单身生活，生前和张忠爹关系好，经常一起下方格、品烟、唠嗑。他妻子死后，没有续弦。人心眼好，喜欢多事帮忙，村上人统称奎叔。张忠娘示意他到床前。“老嫂子，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奎叔声音有点哽咽，但显得很轻微，生怕吓着她。“他叔，我不行了，我死后，你一定要想法子把我儿带大，我就这一根独苗，教他做人，不行，找政府，千万……千万……”还未说完，头向里一歪。

“娘，娘，我不让您走，我不让您走……”张忠的喊声响满了整个村子，随后院子里响起一片呜咽声。虽说村里的干部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磕磕碰碰的，但大多数村民都是善良宽厚的。因为不寻常的年月，家家光景都不好，命运让他们互相照应、支撑并紧紧连在一起。

张忠娘一死，村里像炸开了锅。村干部出面，奎叔他们跑腿，一切按部就班地张罗着。这天是张忠娘死后的第三天，按农村风俗说该下葬了。队长杨祖光说：“奎叔早饭后去找个风水先生看看地，把张忠娘安葬了。”正忙乎的奎叔停下手中的家伙，疑惑地看看杨柳爹这个生产队的最高首领。“现在年份不好，好地也不收粮食，哪来的好地呢，这三天两头有下地的，占用良田不太好。”他说得有点伤心。

“你看着办吧，如果坝坡、地头，田埂有好地方也一样安生人，不一定要多宽敞的地方。”杨祖光显得很无奈。“你说得也是，只是张忠太可怜，得给他留个吉利。”奎叔说着去抹眼泪，眼瞟着堂屋里跪在娘的床头守灵的张忠说：“我们先去瞅瞅吧，不行看看他爹的墓地怎样？跟他爹合葬在一起。反正这年头人死得太凄凉，到那边两人搭伴也不